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二回 千金苦不易 一死曲伸冤

長鉞頻彈，飛動處，寒鋸流雪。肯匣中徒作龍吟，有冤茹咽？怨骨沉沉應欲朽，凶徒落落猶同列。猛沉(長?)吟怒氣滿胸中，難摧滅！妻雖少，心冰冽；子雖稚，宗堪接。讀書何事，飲羞抱缺(缺?)，碎擊觸顛飛血雨，快然(就義?)笑釋生平結。便膏身鐵鉞(鎖?)亦何辭，生非竊。右調《滿江紅》

做人子當父母疾病之時，求醫問卜，甚至割股，要求他生，及到身死，哀哭號踴，尚且有終天之恨。若是被人殺害，此心當如何悲憤？自然當拼一生，向上(司)控告。只是近來官府糊塗的多，有錢的便可使錢，外邊央(尋?)一個名色份上，裡邊或是書吏，或是門子，貼肉摺買了問官。有勢的又可使勢，或央求上司吩咐，或央同年故舊關說，劫制問官。又買不怕打、不怕夾的潑皮做硬證，上呼下應，厚賄那件作，重傷報輕傷。在那有人心問官，還葫蘆提攔起，留與後人。沒人心的，反要坐誣。以此誓死報親仇的，已是吃了許多苦。那沒用的，被旁人撮哄，也便把父母換錢，得他些銀子，也(便?)了帳。只有那有志氣的，他直行其是，不向有司乞憐(控告?)。當父親被害時，豈不難(能?)挺劍刃仇？但我身殉父危，想(使?)老母無依，後嗣無人，是我一家賠他一身，若控有司(他時?)，或者官不如我意，不如當飲忍時飲忍，當激烈時激烈。只要得報親仇，不必論時先後，是大經緯人(處?)。

話說浙江金華府有個武義縣。這縣是山縣，民性犢悍，故(每?)招集兵士，多於此處。凡有爭競，便聚族相殺，便(是)有家(族)中爭競，也畢竟會合親枝、黨羽鬥毆。本縣有個王家，也是一個大族。一個王良，少年也曾讀書，不就(著?)，就做田莊。生有一個兒子叫做世名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性格聰明。在外附學讀書，十二歲便會做文字。到十七歲時，府縣俱前取，但道問不錄，未得進學。父親甚是喜他，期他大成。其年他的住屋原是祖遺，姪子王俊是長房，居左，他在右，中間都是合用。王俊有了兩分村錢，要行起造。因是合的，不能。常叫族長王道來說，與他價錢，要他相讓。王良道：「一般都是王家子孫，他買產，我賣產，豈不令人笑話？幸家中略可過活？我且苦守。」後邊又央人來說，願將產換，王良畢竟不肯。成了仇。

自古私己的常是齊整，公眾的便易塌損，各人自管了各人得分的房屋，當中的用則有人用，修卻沒人修。王俊暴發財主，甚要修飾體面，如何看得過，只得買了木料，叫些匠人，叫右首拆造。拆時同梁合柱，將中間古老房屋震塌了。

王良此時看見，道：「這房子須不是你一個的，怎麼把來弄塌了？」

王俊道：「這二三十年房子，你不修，我不修，自然要塌，關我何事？」只見泥水定礮，早已是間半開間，他是有意弄塌，預先造下了。

王良見了不勝大怒，道：「這畜生恁般欺人，怎見那半間是你的？你便自做主。況且又多尺餘，如今塌的要你造還。」

王俊道：「你有力量自造，怎我造賠你？」你一聲，我一句，爭競不了。

那王良便先動手，劈臉一掌。這王俊是個粗牛，怎生寧耐，便是一頭把王良撞上一跤。王良氣得緊，爬起便拾一根折木椽來打王俊，王俊也便扯一根木椽，道：「老人娘賊！故意魘魅我。」也打來，來得快些，早把王良右肩一下，王良疼了一閃，早把手中木椽落下。王俊得手，一連幾木椽，先是肋下兩下，後來頭上一下，早暈在地。他家人並他妻來看，只見頭破肋折，已是懶懶待盡，連忙學中叫王世名來。王良只掙得一聲道：「兒，此仇必報！」早已氣絕，正是：

第宅依然在，微軀不可留。

空因尺寸土，尚氣結冤仇。

此時世名母子捧著王良屍首，跌天撞地痛哭，指著王俊名兒罵。王俊也不敢應，躲在家中。一班助興的便勸道：「小官人，不必哭得，得到縣間去告，不怕不償命的。」

王俊聽得慌了，忙去請了族中族長王道，一個叫做王度，村中一個慣處事的單邦、屠利、魏拱一千人來。要他兜收。

王道道：「小官，這事差了，叔父可是打得的？如今敵拳身死，償命說不過的。」

魏拱道：「若是這樣說，也不必請你來了，還是你與他做主和一和。」

王度道：「一個人活活打死，隨你什人忍不過，怎止得他？」

屠利道：「當今之世，惟錢而已，償命也無濟死者，兩邊還要費錢。不若多與他些錢財，收拾了罷。」

王道道：「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私和人命，天理上難去。」

又一個單邦道：「如今論什天理！有錢者生，無錢者死。若和，是兩利之道，若王大官肯依我們出錢，這便是錢財性命，性命卵袋，我們憑他。」

王俊道：「一憑列位。」

單邦道：「這等若是王小官不肯，我自自話說。同去！同去！」一把扯了王道、王度、屠、魏兩個隨了來。

到王世名家，只見母子正在痛哭。見了王道一千，正待告訴，單邦道：「不消說得，我們親眼見的。只是聞得你兩家要興訟，故來一說。」

王世名母親道：「我正要告他，他有什訟興？」

單邦笑道：「他有話道，因屋塌壓死，你圖賴他，闖家去將他打搶。」

王世名道：「這一尺天，一尺地，人是活活打死的，怎說得這話？」便痛哭起來。

魏拱道：「這原是誑之以理之所有，若差官來相驗，房子塌是真。如今假人命常事，人死先打搶一番，官府都知道的。」

王世名母親道：「有這等沒天理的，拼老性命結識他。」

屠利道：「不要慌，如今虧得二位族長道：『天理上去不得。』所以我們來處。」

王世名道：「正是二位公公極公道的。」

單邦道：「是公道的，七老八十，大熱天，也沒這氣力為你府、縣前走。如今我們商議，你們母子去告，先得一個坐視不救的罪名了。又要盤纏使費。告時，他央了人情，爭是壓死，作作處用了錢，報做壓死傷，你豈不坐誣？」

王世名道：「有證見。」

屠利道：「你這小官，官有份上反道是硬證，誰扯直腿替你夾？便是你二位族尊也不肯。況且到那檢驗時，如今初死還好，天色熱，不久潰爛，就要剔骨檢，筋肉盡行割去，你道慘不慘？」世名聽到此，兩淚交流。

魏拱見他，曉得他可以此動，道：「不檢不償，也不止一次，還要蒸骨檢哩。」母子二人聽得，哭得滿地滾去，眼睜睜只看這兩個族長。不期他兩人聽了這片歪語，氣得聲都不做。

單邦道：「如今我們計議，一邊折命，一邊折錢，不若叫他從重斷送，七七做，八八敲，再處些銀子養贍你母子，省得使在衙門中，與你們不是與別人。你們母子出頭露面去告一場，也不知官何如，不若做個人情，讓他們不是讓別人，不然，貧不與富鬥，命又不償得，你母子還被他拖死了。」這片話，他母親女流，先是矜了。王世名先是個恐零落父親屍骸，也便持疑。

屠利道：「你兩老人家也做一聲，依我只是銀子好。」

王道道：「父母之仇，也難強你不報的。」

魏拱道：「又來撒。」

王道道：「只你們母子也要自度力量，怕沒有打官司家事，打官司手段。」

王度道：「自古『饒人不是癡。』你也自做主意。」

屠利道：「官司斷不勸你打。」

魏拱道：「命斷償不成，只是和為貴。」

單邦道：「和不可強他，只是未到官，兩個老人家做得主，是可為得你，還可多處些，到官燒埋有限。」世名母親聽了，便叫世名到房中計議。

世名道：「這仇是必報的。」

母親道：「這等不要和了？」

世名道：「且與他和，再處。」

世名便走出來道：「論起，王俊親毆殺我父親，畢竟告他個人亡家破方了。只是我父亡母老，我若出去打官司，家中何人奉養，又要累各位。」

魏拱道：「這決定奉隨，只家下離縣前遠，日逐奉擾不當。」

世名道：「如今列位吩咐，我沒有個不依的，只憑列位處。父親我自斷送，不要他斷送。」

魏拱道：「這等才圓活。不要他斷送，更有志氣。」

屠利道：「若不要他斷送，等他多出些錢與你罷。」

單邦道：「一言已定。去，去，去！」一齊起身到王俊家來。

屠利道：「原沒個不愛錢的。」

魏拱道：「也虧得單老爹這一片話頭。」

單邦道：「你幫襯也不低。」

只有王道心裡暗轉：「這小官枉了讀書，父親被人打死，便也甘心了。」

坐定，王俊慌忙出來道：「如何？」

魏拱道：「他甚是不肯。」

王俊道：「這等待要去告？」

屠利道：「虧單公再三解勸，如今十有八就了。只是要大破鈔。」

王俊道：「如今二位伯祖如何張主？」

王道道：「我手掌也是肉，手心也是肉，難主持。但憑列位。」

魏拱道：「這單老爹出題目。」

單邦道：「還是族尊。依我少打不倒，五十兩助喪，三十畝田供他子母。」

屠利道：「處得極當，處得極當。」

王俊道：「來不得！」

王度道：「你落水要命，上岸要錢，沒一二百金官司。」

魏拱道：「王大郎，不要不識俏，這些不夠打發件作差使錢。」

屠利笑道：「這是單老爹主意，還不知他意下何如？」

王俊只得拿出三十兩銀子，二十兩首飾，就寫一紙賣田文書。

單邦又道：「這事要做得老，這銀子與契都放在族長處。一位與屠愛泉去簽田、寫租契；一位與魏趨之去幫扶王小官人落材燒化，然後交付銀產。」

王道道：「他有墳地，如何肯燒？只他妻子自行收殮，便無後患了。」

魏拱道：「單兄，足下同往王小官處去何如？」

單邦道：「這邊裡遞也要調停，不然動了飛呈，又是一番事了。」

果然分頭去做。王道與魏拱到王世名家，世名原無心在得財，也竟應了。

王道道：「有這樣小官，再說兩句也可與你多增幾兩銀子。」

魏拱也心裡道：「這是見財慌的。」

世名自將已資將父親從厚收殮。

兩個族長交了銀產，單邦收拾里鄰，竟開了許多天窗。後邊王俊捐出百金謝他們一干，單邦得了四十兩，魏、屠也各得銀十五兩。

王道與王度不收。

鄉里間便都道：「有錢阿叔也可打殺的。」也都笑王世名柔懦。

不知王世名他將銀子與契俱封了，上邊寫得明白，交與母親收執。私自畫一軸父親的神像，側邊畫著自己形容，帶著刀站立隨了。

三年之間，寧可衣貧食淡，到沒銀子時，寧可解當，並不動王俊一毫銀子。每年收租，都把來變了價封了，上邊寫某年某人還租幾石，賣價幾兩，一一交與母親。

痛切思親瘦骨岩，幾回清淚染青衫。

奇冤若是藏金積，幽恨權同片紙緘。

武義一帶地方打鐵頗多。一日赴館，往一鐵店門前過，只聽得[門字左邊][門字左邊][門字右邊][門字右邊]，兩個人大六月立在火爐邊打鐵。

王世名去看道：「有刀麼？」

道：「有打起的廚刀。」

世名道：「不是。」

鐵匠道：「可是腰刀？」

世名看了看道：「太長，要帶得在身邊的匕首。」

鐵匠道：「什麼匕首？可是解手刀？」遞過一把。世名嫌鈍。

鐵匠道：「這等打一把純鋼的。」論定了價錢，與了他幾分作定。鐵匠果然為他打一把好刀：

瑩色冷冷傲雪霜，剗犀截象有奇銳。

休須拂拭華陰土，牛鬥時看起異光。

世名拿來把玩，快利之極。找了銀子，叫他上邊鑿「報仇」二字。

鐵匠道：「這是尊號麼？」

世名道：「你只為我鑿上去罷了。」

鐵匠道：「寫不出。官人寫，我鑿罷。」世名便將來，楷楷的寫上兩個字。鐵匠依樣鑿了，又討了兩分酒錢。世名就帶在身邊，不與母親知道。

閒時拿出來看玩。道：「刀！刀！不知何時是你建功的時節，是我吐氣的時節？我定要拿住此賊，碎砍他頭顱，方使我父親瞑目泉下。」

在館中讀書空時，便把古來忠孝格言楷寫了帶在身邊，時常諷詠，每每淚下。

那同窗輕薄的道：「父親讓人打死，得些財物便了，成什麼孝？枉讀了書！」

只有他的先生盧玉成，每夕聽他讀那格言，或時悲歌淒惋，或時奮迅激昂，每日早起，見他目間時有淚痕。道：「此子有深情，非忘親的。」

到了服闕，適值宗師按臨，府縣取送，道間與進了。

王俊聽得，心下驚慌，便送銀三兩與他做藍衫。他也收來封了。

有個本縣財主，一來見他新進，人品整齊；二來可以借他遮蓋門戶，要來贅他。他不敢輕離母親，那邊竟嫁與他。王俊也有厚贈，他也收了。

荏荏年餘，不覺生下一子。到了彌月，晚間其妻的抱在手中，他把兒子頭上摸一摸道：「好了，我如今後嗣已有，便死也不怕絕血食了。」

其妻把他看了道：「怎說這樣不吉利話！」他已瞞了母親，暗暗的把刀藏在襪桶內，要殺王俊。

這是正月十二，王俊正在單邦家吃酒，吃得爛醉回。踉踉蹌蹌將近到家，只聽得一聲道：「王俊，還我父親命來！」王俊一驚，酒早沒了。

睜開醉眼，卻見王世名立在面前，手拿著一把刀，兩隻腳竟不能移動，只叫：「賢弟，憑你要多少，只饒我性命罷！」

王世名道：「胡說，有殺人不償命的麼？」就劈頭一刀砍去，王俊一閃，早一個「之」字。王世名便乘勢一推，按在地，把刀就勒，王俊把腳踉(蹬)得兩踉(蹬)，只見醉後的人，血如泉湧。王世名又復上幾刀，眼見得王俊不得活了。正是：

幸假金錢逃國法，竟隨霜刃喪黃泉。

此時世名便在村中叫道：「王俊殺我父親，我如今已殺他報仇。列位可隨我明日赴官正法。」

村中聽得，只見老少男女一齊趕來，早見王俊頭顱劈碎，死在血中。行兇刀插在身旁，王世名立在那裡。屠利趕來看了，道：「爺呀！早知終久死在他手裡，不如省了這百來兩銀子。」

單邦也帶著酒走來，道：「這小官造次，再央我們講一講，等他再送些銀子，怎便做出這事？」

世名道：「誰要他銀子，可回到舍下。」

到得家中，母妻聽得世名殺了人，也吃一驚，王道、王度也到，王道道：「一報還他一報，只遲死得六年。」

王度道：「苦他主這意六年，也虧他耐心。」世名早從房中將向來銀拿出，一封五十兩，是買和銀；又十餘小封，都是六年中收的租息並王俊送的銀子，又有一張呈子，上寫道：

金華府武義縣生員王世名

首為除凶報仇事：獸兄王俊，逞強佔產，嗔父王良不從，於萬曆○(六)年五月，毒毆身死。掙銀賣和，族長王道等證。經今六年，情實不甘，於今日 日，是某親手殺死，刀仗現存，理甘伏法，為此上呈。

當面拿出來，於空處填了日時。

王道道：「他已一向辦定報仇的了，我們散去，明日同去出首。」眾人越趨不肯就去，世名道：「我原拼一死殉父，斷不逃去，貽累母親。」

又有幾個捏破屁裡遞道：「只是小心些，就在府上借宿罷！」

當晚，王世名已安慰母親；吩咐了妻子，教她好供奉母親，養育兒子。

次日絕早，世名叫妻子煮飯與眾人吃了，回到縣中。早已哄動一城。知縣姓陳，坐了堂。世名與眾人遞上呈子，並將刀仗放在案前。陳知縣看了道：「你當日收他銀子，如今又殺他，恐別有情。」

世名道：「前日與和，原非本心。只因身幼，母老無人奉養，故此隱忍。所付銀兩並歷年租銀，俱各封識不動，只待娶妻，可以奉母，然後行世名之志。今志已行，一死不惜。」

陳知縣再叫親族里鄰，說來都是一般，陳知縣道：「這是孝子，我這裡不監禁你，只暫住賓館中，待我與你申請。其餘干連，暫放寧家。」就連夜為他申詳守巡二道，把前後事俱入申中。

守巡俱批金華汪知縣會問。那汪知縣聞他這光景，也甚憐他，當時叫他上去，問他有什麼講。世名道：「世名從何言？今事已畢，只欠一死。」

汪知縣道：「我如今且檢你父親的屍，若有傷，可以不死。」

世名道：「世名能刃王俊於今日，怎不能訴王俊於當日？忍痛六年始發，只為不忍傷殘父屍，今只以世名抵命，也不須得檢。若台台憐念，乞放歸田裡，拜父辭母囑妻，絕吭柩前，獻屍台下。」

汪知縣道：「我檢屍正是為你，若不見你父親屍傷，誰信你報仇。」遂便寫一審單申府道：

審得：王世名宿抱父冤，潛懷壯志，強顏與仇同室，矢志終不共天，封買和之資，不遺錙銖；鑄報仇之刀，懸之繪像。就理恐殘父屍，即死慮絕親後。歲序屢遷，剛腸愈烈。及甫生男一歲，謂可從父九泉，遂揮刀於仇人，甘投身於法吏。驗父若果有傷，擅殺應從未減。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求生，唯求即父柩而就死。一檢世名且自盡，是世名不檢固死，檢亦死也。捐生慷慨，既難卒保其身，而就義從容，是宜曲成其志。合今放歸田裡，聽其自裁。

通申府、道，若是府、道有一個有力量道：「王俊買和有金，剛殺叔有據，不待檢矣！殺人者死，夫亦何辭？第不死於官，而死於世名，恐孝子有心，朝廷無法矣！若聽其自裁，不幾以俊一身，易世名父子與擬罪以伸法，未減以原情。」這等，汪知縣也不消拘把檢屍做世名生路了，上司也只依擬。

汪知縣便把他放去，又吩咐道：「你且去，我還到縣來，你且慢死，我畢竟要全你，怎麼吝惜那已枯之骨，不免你有用之身？」

世名道：「死斷不惜，屍斷不願檢。」

汪知縣看了他，又歎息道：「浮生有涯，令名無○(已)！」

世名聽了，又正色道：「這豈圖名，理該如此。」

汪知縣也不差人管押他，他自到家。母親見了哭道：「兒，我不知道你懷這意，你若有什麼跌，叫我如何？」

世名道：「兒子這身是父生的，今日還為父死。雖不得奉養母親，也得見父地下。母親不要痛我。」其妻也在側邊哭。

世名道：「妳也莫哭，只是善事婆婆，以代我奉養；好看兒子，以延我宗嗣，我死也瞑目了。」

去見陳知縣，知縣仍舊留他在賓館，吩咐人好好看待，不要令他尋自盡。

過了幾日，汪知縣來了，滿城這些仗義的並他本村的里鄰，都去迎接道：「王俊殺叔是實，世名報仇也是理之當然，要求汪縣尊保全這孝子。」汪縣尊已申了上司，見上司沒個原免他的意思，唯有檢驗，可以為他出脫，只得又去取他父親屍棺。

世名聽了，把頭亂撞，道：「他們只要保全我的性命，苦要殘我父親的骸骨，我一死可以全我父了。」那看守的因陳知縣吩咐，死命抱住，不能得死。

到了次日，通學秀才都衣巾簇擁著世名，來見汪縣尊，道：「王俊殺叔，去今六年。當日行賄之人尚在，可一鞠而得，何必殘

遺骸，致殘孝子。況且王俊可銀產償叔父之死，今世名亦可返其銀產以償族兄之死。今日世名還祈太宗師玉全。」

汪縣尊道：「今日之驗，正以全之。」此時適值棺至，世名望見，便以頭觸階石，噴血如雨，地都濺得火赤的。眾秀才見了，抱的抱，扯的扯，一齊都哭起來。衙役與看的人無不下淚，兩縣尊也不覺為之泣下。

低徊往事只生悲，欲語淒淒雙淚垂。

一死自甘伸國法，忍教親體受凌夷。

眾秀才又為他講，汪縣尊叫把棺木發回。孝子暈了半日方蘇。又到灘邊，看棺木上船。又慟哭了一番，仍至兩縣尊前就死。

兩縣叫人扶起，又著醫生醫治。兩個縣尊商議，要自見司道面講，免他檢屍，以延他的生；再為題請，以免他的死。

孝子道：「這也非法，非法無君。我只辦了一死；便不消這兩縣尊為我周旋委婉。」

回到館中，便就絕食，勺水不肯入口。這些親族與同袍都來開講，道：「如今你父仇已報了，你的志已遂了。如今縣尊百計要為你求生，這是他的好意，原不是你要苟全，何妨留這身報國。」

世名道：「我斷不要人憐，斷不負殺人之名，以立於天壤間。」原是把頭磕破的，又加連日不吃，就不覺身體懨懨。這日忽然對著探望的親友長笑一聲，俯首而逝，歿在館中。死之刻雲霧昏慘，迅風折木，雷雨大作。兩縣令著他家中領屍，只見天色開霽，遠近來看的、送的雲一般相似。

到家，他妻子開喪受甲。他妻子也守節，策勵孤子成名。當時在武義連浙東一路，便是村夫牧豎，莫不曉得個王秀才是王孝子。只是有識的道：古來為父報仇多有從末減的，況以王秀才之柔剛並用，必能有濟於世。若使以一戍全之，孝子必生。生必有效於國。在王秀才，為孝子又可為忠臣。而國家亦收人才之用。即其死，良可為國家人才惜耳。故吳縣張孝廉鳳翼高其誼為立傳。孝廉曰：